

微博万次接力

中国远征军抗日老兵70余年后回家

缅甸南目丁-缅甸密支那-云南腾冲-昆明-江西南昌-江西樟树,经过4天的长途跋涉,转乘两次飞机,更换了3次证件之后,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抗日老兵刘辉,终于在时隔72年之后,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江西省樟树市阁山镇上卢村。

5月,共有7名抗日老兵,分别从缅甸、云南回到自己的老家探亲,其中有5名老兵,和自己的亲人失散长达70年以上。而这一场帮助老兵回家的爱心接力,全部是依靠网络完成的。

微博接力护送老兵回家

“他叫刘辉,现居缅甸南目丁,曾为中国远征军宪兵连战士,老家在江西省清江县樟树镇上卢村,父亲叫刘定贵,弟弟叫刘南生,已离家70年。清江县已改名,请江西的朋友帮助打听,尽快让这位老兵和家人团聚。”4月2日,网友在微博上公布了刘辉找家的信息。

刘辉是生活在缅甸的一位中国远征军老兵。当年抗战胜利后,有上千名入缅对日作战的中国远征军滞留缅甸,大多是因为受伤或者不愿意回国打内战而脱离部队,而现在幸存的不到30人。同样在云南保山、德宏等地,目前仍有上百名中国远征军战士滞留于此。

刘辉找家的这条微博被迅速转发近万次。有网友提供信息,原来的清江县已改为樟树市,而上卢村还在。江西当地媒体和一些志愿者专程前往上卢村,在村委会主任的帮助下,找当地年龄稍长的村民打听,获得重要线索:村子里的确有一个叫刘辉的人去当兵,后来再没有回来过,他的弟弟刘南生已经去世,弟媳带着孩子改嫁他乡。

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,4月5日,刘辉的弟媳以及侄子刘秋华终于找到了。刘秋华激动地说:“母亲经常向我们提起伯父,说父亲去世前,经常念叨这个哥哥,但他至死都没有见到他的哥哥,我希望能早点见到伯父。”

这个消息很快通过缅甸密支那的华侨转告给了刘辉。5月8日,刘辉在儿子和儿媳的陪同下,从缅甸南目丁启程,开始期待了半个多世纪的回家之旅。而另一场微博接力,接老



5月9日,在云南猴桥边防检查站,刘辉受到边防武警的军礼迎接。

兵回家的活动迅速在网络上展开,有很多帮助老兵回家的志愿者和相关部门参与进来。

刘辉找到家的消息在网上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。一个微博注册名为“百年行知”的一帮户外活动爱好者表示,他们愿意为刘辉一行回家提供所有的费用。他们还专门将微博的注册名改为“百年行知 老兵回家”,并在微博上直播刘辉回家的全程。

除过路费,刘辉回家还存在另一个障碍。刘辉虽然已经加入缅甸,有缅甸的身份证,但没有护照,如果要办护照,不仅要花费很长的时间,还要去缅甸南部的仰光;而且持护照,只能由曼德勒或者仰光乘坐飞机前往中国,要绕很远的路。刘辉居住在缅甸北部,离云南腾冲仅有4个小时的车程,如果能从这里的猴桥口岸入境,将会省去很多麻烦。

云南的志愿者得知情况后,立即和云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取得联系。对方很快回复,将按相关政策,特事特办,只要刘辉在江西老家的公安机关提供一份证明,他们就可以为老兵办理出入境手续。江西的志愿者

又联系樟树市公安局,对方在核实之后,出具了证明。

越来越多的相关部门为刘辉老人回家提供支持:腾冲县委统战部派人前往猴桥口岸迎接,腾冲县猴桥镇医院还派出一名医生随行;腾冲县委宣传部安排老人在腾冲的食宿;腾冲县公安局为老人办理入境手续提供便利……

一位志愿者在和刘辉交谈中,得知他的助听器不好使后,马上将此事发到了微博上,很快,南昌的一家助听器销售商就主动联系,愿意给刘辉老人免费提供一副专业的助听器。

更让人激动的是,5月9日12时10分,当刘辉一行到达猴桥边防检查站时,6名武警向刘辉来了一个标准的军礼,他们说,这是“给这位抗日英雄以应有的尊重。”而身着白色西装、胸前戴满纪念章的刘辉也抬起自己的右手,还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

入缅约70年之后,刘辉终于第一次踏上了祖国的土地。

网聚敬意和深情 老兵得以见亲人、认妻儿、忆往昔

在腾冲的猴桥口岸、昆明机场、

南昌机场以及樟树市的上卢村,刘辉每到一处,都会有当地得到消息的志愿者自发前来欢迎,拉起横幅、献花。在上卢村,当地村委会为迎接这位游子回家,还准备了多串鞭炮。

5月11日13时许,经过长途跋涉的刘辉终于回到了家乡,他的侄子刘秋华见到伯父,上前将他紧紧地抱在怀里,而刘辉,也露出了笑容。

在刘辉回家的同时,在缅甸仰光的老兵刘大江和陈华也回到了各自的老家探亲。刘大江的老家在安徽省太和县,网友也在4月份通过微博找到了他的家人。他的弟弟刘志远还在世,看到自己想念了一辈子的哥哥终于回来了,刘志远泪流满面。

此外,在云南保山、德宏等地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杨良平、黄成海、余恰明、屈绍里,也在5月中旬回到了自己的家乡。

杨良平回到老家浙江新昌后,他又向陪同的志愿者念叨起自己的原配妻子。新中国成立后,因为身份原因,杨良平逃往云南隐居,和妻子失散。志愿者根据杨良平提供的线索,在网上发布了消息,很快,杨良平原配妻

子的女儿看到这个消息,和志愿者取得了联系。夫妻两人,失去音讯半个多世纪后,终于再次在南京相会。

黄成海的老家在四川省合江县,但老人记忆模糊,说不清具体在哪个村镇。这条找家的微博被转发了多次,当地媒体也据此做了报道,后来白米乡有一户黄姓人家说,这个老人可能是他们家族的人。5月14日,黄成海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回到白米乡,当地乡政府组织了一场认亲会,但遗憾的是,双方提供的信息有多处不相符。

无奈之下,黄家人只好将黄成海老人带到当年的老宅前。看着早已变样的老宅,黄成海突然指着门口的石梯说,他小时经常在这里玩。陪同的黄家人眼睛一下子湿了,他们确认黄成海就是他们的亲人,因为这个石梯是老宅唯一留下来的东西。而老人记忆由此打开,还说出这个村子叫金宝。

网上网下,为抗日老兵找家的行动还在继续

老兵回家活动,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。

5月13日,昆明巫家坝机场对外宣布,以后所有回家的抗日老兵,在该机场均可享受安检贵宾通道和头等舱候机服务;随后,昆明航空公司和翔鹏航空公司先后表示,愿意在所执飞的航线范围内,为抗日老兵免费提供回家的机票。

5月下旬,在和亲人短暂相聚之后,老兵们开始陆续回到居住地。老兵们仍有一些未了心愿:刘辉说:“明年是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70周年,相关部门能不能给我们幸存老兵发一个纪念章?”在缅甸,当年牺牲了近10万名中国远征军官兵,但后来那些墓地都被毁掉了,“我们幸存老兵受到了大家的关注,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,也应该受到关注,能不能把他们的墓地恢复重建?或者将他们的遗骸接回国殇墓园安葬?”

一个最新的消息是,云南省侨联主管的“云南华商公益基金会”将于6月初成立,“第一个项目就是‘忠魂归国’,旨在找寻收集远征军在缅甸的将士遗骸,并接他们回国安葬”。

(据新华社电)

一纸“禁令”难止高价择校费

又到中小学录取时。教育部去年底发布“禁令”,要求各地3年到5年基本解决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问题。时隔半年,记者采访发现,广州、北京、南京等地部分中小学择校费不仅未降,反而水涨船高,有的已超过10万元。

不少家长表示,仅凭一纸“禁令”,难止高价择校费。根治择校乱收费,政府仍需出重拳。

择校费陷入“越治越涨”怪圈

最近,在广州市许多小学门前,众多家长起早排长队,就是为了获取一个“交钱”的资格。一位家长告诉记者,报名所填表格中,有一栏明显写着“自愿捐资助学”说明。

据了解,2010年广州择校费总数11亿余元,其中捐资助学费9.4亿元,占了八成多。有一个区的择校费高达2亿元。

广州市教育局表示,2011年择校费标准与2007年相同,省市一级学校为每个学生4万元,一般等级为每个学生2.3万元。

然而,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,广州2011年择校费普遍上涨。据一些家长反映,省一级名牌小学择校费高的收到了12万元,4万元仅是起步

价,平均也收到了7万元左右。

“教育部门年年治理择校乱收费现象,但择校费却一年比一年高。北京市少数知名小学的择校费最高已达到10万元,这似乎到了一种失控的状态。”北京一位韩姓家长说。

这种择校乱收费现象已蔓延至幼儿园。采访中,北京一位择“园”未成功的家长讲述了亲身经历:面试的那一天,园长要求先对家长逐一面试,“一进门,园长二话没说,用一支笔点了点放在桌上的白纸,暗示让我写个‘数儿’,我当时脑中一片空白,顺手写上:赞助费2万元。出门一问傻眼了,多数人都比我写的金额高,当时就知道没戏了。”

择校费从上世纪90年代出现以来就不断受到质疑。近年来,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、家长及媒体对治理择校费的呼声很高,教育主管部门和各级政府也屡出治理择校费禁令,但治理效果一直很不佳。

2010年11月初,教育部网站发布指导意见,要求各地力争经过3年到5年的努力,使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不再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,并提出了10项措施治理择校费。今年2月,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再次表

示当前要大力整顿择校费问题。

一些家长表示,从目前许多城市择校费水涨船高的情况来看,有关部门提出的治理愿景恐怕很难实现。

择校费去向不明 背后隐藏“利益链”

记者调查发现,一些公办名校打着“捐资助学”的旗号收取巨额择校费,一些地方教育部门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,使择校现象愈演愈烈。

针对公众质疑,广州5月初公布四区择校费去向情况时称,择校费一半返还学校,一半留教育局统筹使用。当媒体追问使用明细时,市教育局负责人公开回应说“不知道”。

而广州市公职律师事务所律师、市人大代表王超莹表示,择校费是收支两条线的,直接进财政账户,教育局是知道的,因为在人大财政预算报告中,所有学校的预算开支是列支在教育局下面的。

择校费的背后,实际上隐藏着一条灰色利益链,这是择校费一直不能公开的真正原因。有关情人透露,学校、教师、主管部门,甚至还包括“学托”,都是这个链条上的既得利益者。有的学校把择校费用于发放教师福利,改善教学条件;有的地方教育

部门则规定,学校花钱打报告审批。

北京一位家长告诉记者,他朋友花了10万元给“学托”后,由学校老师通过“推优”名目让孩子进入了一所北京知名小学,“学校并没有拿到钱,10万元是被老师和‘学托’分了。”

而且,择校费收取多少有弹性。由于家长的社会关系、领导批条分量、学生分数不同,择校费的标准会有高低差别。据记者了解,同样一所学校,择校生的收费标准也会有所不同,而依据住往就是主管部门或者主管领导的一句话。

南京部分学生家长反映,为了让择校费收取方式不露痕迹,有的学校要求家长将钱打到单位账户,之后通过单位账户转账的方式汇入学校账户,称作“企业对学校捐资助学”;有的学校要求家长不要缴纳现金,给学校赠送办公用品,比如电脑等,而实际上,实物的总价要比规定的择校费高出一截。

不能“越改越模糊”

治顽疾要动真格

教育部今年2月强调,把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与收费完全脱钩。但在记者采访中,不少地方学校负责人表示:“初衷虽好执行难,而且也缺乏监督。”

南京一所知名小学的蔡校长说:“每年方方面面找来的关系太多,学校只能用‘经济杠杆’来调节,要不然没办法安排。”另一位中学校长说,起初,收择校费是因为“投入不足”,一刀切禁止不太现实。

海南省教育厅巡视员石秀慧说,要解决择校乱收费问题,不仅要教育部出台文件,还需要各地拿出具体措施,否则很难落到实处。

“目前,择校的根源还是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。”石秀慧说,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难度虽然大,但只要各地政府重视,还是能够解决的。

近年来,部分城市采取教师轮岗、名校连锁等措施,在一定区域缓解了择校风。南京一所公办初中的吴校长说,实践中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:一是名校拿出来流动的教師数量很少;二是老师流动到薄弱学校时间很短;三是名校校长经常是把能力较差的老师流动出去等。

有关专家认为,任何改革的目的都应是越改越清晰,越改问题越少。但一些城市的基础教育却“越改越模糊,越改寻租空间越大”。海南大学教授曹锡仁认为,能否治愈择校乱象,考验的是政府决心。(据新华社电)